甘孜日报 GANZI RIBAO
康巴周末
康巴人文
2026年9月11日 星期五
责任编辑:南泽仁 校对:傲昂嘉措
版式编辑:边强
6

情景高原

藏在岁月里的桥

◎李鸿富



每当双流凤翔湖的风拂过脸颊，或是翻开泛黄的老照片，故乡的模样便清晰浮现。几百公里外的鲜水河在记忆里早已不见当年翻涌的浪涛，可那座横跨河面的铁索桥，依旧稳稳伫立，装着童年的喧闹，也刻着故乡数十年的沧桑变迁。

我的故乡藏在鲜水河北岸台地，是个依河而建的小村子。村子坐北朝南，轮廓像一架舒展的客机，东西长、南北短，百余户人家散落其间。鲜水河绕村蜿蜒流淌，四季潮涌，既是滋养故土的血脉，也是横在我们与外界之间的天然屏障。

我的童年，是伴着鲜水河的涛声长大的。小学五年级到初中的求学路，都要跨过河到对岸的吉绒小学。那时连接一区三乡的唯一通道，便是村西头这座解放后修建的铁索桥。桥全长五十余米，样式借鉴泸定桥，却更显质朴粗犷：北岸以四根粗壮木柱支撑，两根钢索深埋入土，固定在浇筑的油筒之上；南岸连着楼房，桥面铺着厚实木板，下方四组粗壮圆木滚筒缠绕钢绳，牵拉着整座桥身悬于河面，桥身两边是铁丝网护栏。铁索桥承重有限，最多能通行手扶拖拉机与马车，却实实在在撑起了两岸人家的生计与往来。

放学路上，我们总爱趴在围栏上故意晃动，吓得女同学惊呼连连——这是童年最调皮的乐趣。河南岸滩上还有两座简易木桥，枯水期滩涂难行，丰水期浊浪奔涌，木桥便成了应急通道。我第一次与死亡擦肩而过，便发生在其中一座木桥上。那是个涨水的午后，脚下的桥被激流冲得晃悠不稳，我脚下一滑，整个人瞬间掉进河里。冰冷的河水裹住身体，水流像一只无形的大手，将我往下游拖了三四十米。就在我意识渐渐模糊、力气快要耗尽时，一只粗糙有力的手猛地抓住了我的胳膊——是路过的村民。从那以后，每次走过木桥，我都要紧紧攥着拳头，心脏像要跳出胸口。

铁索桥的故事，写满了童年的欢喜与遗憾。暑假里，我们几个同学跑到村后麻海山坡上挖药材，一次竟猎到了一只肥硕的旱獭。大家高兴得又蹦又跳。可走到正在维修的铁索桥时，意外猝然发生：桥面木板铺得参差不齐，背着东西的全康同学紧张得手心冒汗，脚步踉跄间，整袋旱獭“哗啦”一声掉进了河里。我们趴在桥栏上，眼睁睁看着它被浑浊的河水卷走。

日子悄然流转，鲜水河的涛声依旧，可故乡的交通，成了所有人心里最大的牵挂。上世纪70年代末，县里筹集部分资金，全区老百姓主动出工出力，耗时两年，在村子南边距铁索桥下游一公里的地方，动工修建一座一百多米长的四孔石拱桥。那时，我总爱跑到工地看工人们抬石条、砌桥墩，听机器的轰鸣声，只觉得热闹又踏实。80年代初，石拱桥终于竣工。那天，县里、区里、公社的人都来了，周边村子的乡亲也赶来相聚，人群足足有几千人。桥北大坝子搭满了帐篷，鼓乐声、欢呼声、谈笑声，盖过了鲜水河的涛声。我挤在人群里，望着横跨河面的石拱桥，桥身古朴坚固，像一条巨龙卧在鲜水之上——在我心里，它是世界上最壮观、最了不起的建筑。

石拱桥建成后，铁索桥渐渐被遗忘，无人修缮，几年后便轰然垮塌，彻底消失在鲜水河畔。我后来再也没踏上过那座铁索桥，可每次回到故乡，还是会走到它的原址。如今的河滩早已换了模样，只能靠着岸边的山形，勉强辨认它曾经的位置。可站在那里，无数画面总会清晰浮现：清晨背着书包蹦蹦跳跳跑向铁索桥的身影；晃桥时的嬉笑打闹；旱獭掉进河里时，趴在桥栏上的无声叹息；冬天桥北回水沱结满厚冰，村民们踩着冰面稳稳过河的模样……

以前，鲜水河是我们出行的最大阻碍。村里人盖房子，要去河对面山上砍木材，靠牦牛驮运，走过木桥、铁索桥，翻山越岭才能运回来。如今，石拱桥成了交通要道，汽车能直接开到家门口，家家户户盖起新房，日子越过越红火。

后来我到外地读书，第一次见到泸定桥。站在桥上，脚下大渡河波涛汹涌，浪头拍打着桥基，我却丝毫没有畏惧。泸定桥结构规整、桥面更宽更稳，虽比故乡的铁索桥更长，却少了几分野性与飘摇。那一刻我忽然懂得：桥从来不只是连接两岸的通道，更承载着一个地方的记忆、一段岁月，还有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。

步入社会后，我见过南京长江大桥的雄伟，看过港珠澳大桥的壮阔；退休后长住成都，每年回康定，都会路过雅康高速上的泸定大渡河特大桥。这些现代桥梁，见证着国家的发展、时代的进步。可每次望见它们，我总会想起故乡那座摇摇欲坠，却陪我走过整个童年的铁索桥。这些桥固然宏伟，但我心里最稳固、最柔软的，始终是那座早已消失的、晃晃悠悠的铁索桥。

如今，铁索桥的影子，永远刻在我心里。每次回到故乡，站在鲜水河边，我总会想起那些每天两次走过铁索桥的日子——书包里的课本、口袋里的洋芋，还有和同学一起的欢声笑语。那座桥，连着鲜水河两岸，连着我们的童年，连着故乡的过往；而石拱桥，则架起了乡亲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鲜水河畔的桥影，是岁月的印记，是无声的乡愁。那些藏在桥里的故事，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时光，终将伴随一生，成为心底最珍贵的念想。

嘉绒山水

墨尔多山

◎杨全富

六月刚过，丹巴的天气骤然热了起来。滚滚热浪仿佛一下子从地底钻了出来，汹涌澎湃，在峡谷间横冲直撞。远处，墨尔多山主峰上的积雪也一点点消融，直至彻底散尽。在这时节里，山间忽然涌现出繁杂的色彩，针叶的、阔叶的、落叶的树木，连同潜藏了一冬的杂草，纷纷亮出绿色的叶片，重叠交错，如一片翻涌的绿海。其间，有点点星光在绿浪丛中闪耀，那是黄的、红的、白的、紫的花朵。

这骤然而至的变化，把季节的脚步都染成让人赏心悦目的生命色彩，就像是美人谷姑娘们缀满刺绣的服饰，在眼前粲然绽放。

远古时代，这里曾是一片汪洋。山间，随处可见砾石堆叠在一起，那是海水退却后留下的痕迹。茫茫大海，只有汹涌的浪涛和长空飘浮的云团。后来，随着板块的撞击，地壳不断抬升，海水逐渐退却，一片汪洋逐渐被陆地占据。再后来，经过不断的裂变，才有了高低起伏的山峦，也有了深邃的峡谷。一万年的沧桑巨变，就被压缩在这些砾石的纹路里。

冬日里，山巅为积雪所覆盖，在阳光的照射下反射出刺目的光芒。在这个时节里，有风从峡谷里穿行，如千军万马沿着陡峭的山体向上奔袭。起初，还有树木的阻挡，风也收敛了自己的性子。然而，越往上，植被稀疏，风便发起狂来，呼啸着刮过雪面。一些还没来得及凝结成冰的雪花被风裹挟着，向着天空飞去。于是，烟气缭绕，直冲云天，形成蔚为壮观的锋面雪。当升至一定的高度，风势渐衰时，雪花便纷纷扬扬飘落下来，重新覆盖在冰盖之上。那些冰层，便在一年冬春秋三季中周而复始岿然不动，直至仲夏时节才逐渐消融。

就在这一片寒冷的世界里，却有着一些事物在冷暖之间变换着自己的角色。

山脚下，温泉水从岩石缝隙中汩汩而出，以火热的生命阻挡寒气的侵袭。泉畔的草本植物，因有热力的加持，四季葱茏，焕发出勃勃生机。还有黑熊、土拨鼠和猪獾等冬藏的动物，蛰伏于某一个山洞或树洞之中，以微弱的呼吸和绵长的心跳抵御着严寒。初冬时节，寒冷就像是一把收割机，将地面所有的草木一点一点地剥离蚕食，直至尽数冻结在寒风之中。然而，外部的冷冻恰好阻隔了更深的寒潮，生命在坚冰里酣睡，做着来年的成长之梦！

最懂得墨尔多山脾气的，是常年生活于此的牧民。他们放牧着牛羊，在和风细雨或大雪纷飞中，用心触摸大山，一笔一笔记录下大山的秘密。

那些在雪线上生存的动物，诸如盘羊、野鹿、马鸡等，依然在这里觅食。雪地里，一串串深浅不一、富于活力的足迹向着更远的地方延伸。矮小的灌木丛，蜷缩在一起，抱团挑战生命的极限。再往上，积雪之下，是泛着青灰色的瘦硬石块，那里已是生命的绝境。但仍有一些藓类植物依附在这些石块上，吮吸雪山融水，一旦雪化时，便将自己袒露在岩石上，仿佛丹青妙手绘制的精美图案。

这就是山的另一副面孔：荒凉，寒冷，坚硬，却暗藏生机。

七月，墨尔多山主峰进入一年中最温暖的季节。那些闯过严冬、经受住寒冷侵袭的一切事物，开始将生生不息的生命展现在世人面前。它们生根、发芽、开花，让高寒地带的土地上铺上鲜艳的色彩，让每一寸空间都充满勃勃生机。

最先崭露头角的是高山矮脚杜鹃。漫长的冬日里，这些丛生的植物在厚厚的冰雪下，仿佛停止了呼吸，却从没停止过生长。它们在积雪的拥抱中沉沉入睡，包裹在树皮下的花蕾和叶片默默地蓄积着力量，只待阳光融化冰雪，便撑破树皮，将绿色的叶片和如冰雪般晶莹的花朵展露在风中。

随着雪线的继续上移，雪山草将绿色带给沉寂了许久的地带。随着绿草出现，各种啮齿类小动物及盘羊等大型有蹄类动物也纷至沓来，啃食这些因雪山融水而催生的绿草。再往上，砾石堆积处，苔藓、地衣、藻类等植物也粉墨登场，在石缝间延续生命。更高处，垫状驼绒藜、雪莲等也不失时机地开出各色花朵，在寒冷的空气中争红斗紫。

雪兔子，菊科风毛菊属的一种植物，因形似毛茸茸的兔子而得名，被人们亲切地称为“雪兔子”。在墨尔多山旁的岩缝中，随处可见雪兔子散落其间。平日里，人们只见乱石堆叠，无人留意它的规模。当花期来临的时候，千百棵“雪兔子”纷纷向着天空绽开一朵朵毛茸茸的花朵，为这片荒凉之地增添了生机和活力。更有不知名的野花，在石缝之间，只要有泥土的地方，哪怕一抔土，就有绿色的影子在晃动。倔强如星火矗立，闪烁着黄的或红的光芒。

几只苍鹰在山间御风而行。花栗鼠感知到了上空的危险，发出急促的叫声。一两只还没来得及隐藏身形的花栗鼠，站在石块上仓皇四顾，好一会儿才匆匆没入乱石堆中。它们一定是在山腰的树丛中寻找到了一些还没有完全成熟的坚果，运至巢穴旁，觅一块向阳且稍显平整的石块，将这些坚果晾晒起来，为度过漫长的冬日，囤满了过冬的底气。

及至山顶，天地骤然开阔，呈现在眼前的却是一片荒凉。棱角分明的石块层层堆叠，向前铺展。这些石块，是千万个昼夜交替下，岩石裂隙中的水在冻结与消融的反复拉锯中，将坚硬的山体一点点啃噬、剥离，最终散作这满坡无言的砾石。远足的人们来到这里，拾取脚下的石块，垒筑成塔状的石墙，权作登高的印记。于是，山顶上便多了许多高矮不一的石塔。至此，高山风再无遮拦，如脱缰的野马，裹挟着湿冷的雾霭，肆无忌惮地掠过山巅，在石塔间横冲直撞，发出一阵又一阵尖厉而悠长的啸鸣，恍如大地深处那道古老的叹息。

山间的天气，向来反复如孩童的面庞。前一刻还艳阳高照，转瞬之间，山谷深处便有乳白色的雾气蒸腾而起，漫过山顶，化作蒙蒙细雨，悄无声息地洒落下来。七月的山顶，寒意竟然如此深重。冷风似钝刀切肤，直浸骨髓。远足的人们只得裹紧衣裳，转身折返，循来路向着山底走去。

路旁，白桦树如山的卫士，整齐地排列在一起。枝干纵横交错，在头顶织就一张密不透风的穹网，将天光严严实实地遮挡起来，林间骤然暗了下来。穿行其间，人便没入暗影之中，一股寒意从脚底升起，直透脊梁。众人不约而同地噤了声，只敢用眼角的余光不断扫视路旁，仿佛密林深处俯卧着一只猛兽，随时会扑袭而来。幸而渐行渐远，树木终见稀疏，光斑如碎金般洒落在地面上，那颗悬着的心，才逐渐沉静下来。

走出林地，路旁已换作矮小丛生的灌木。枝头上悬挂着鲜润的浆果，望之让人口舌生津；另有一些树，正盛放着各种颜色的花朵，幽香浮动，丝丝缕缕扑入鼻息。踏着这条绿意盎然、花团锦簇的小径，不免遥想山顶之上，那些匍匐于风雪之中的矮小植物，想起生命在绝境之下的另一副面孔：柔美之下，尽是硬骨。

这便是山的两副面孔，也是生命在顺境与绝境中傲然挺立的两种模样。山不言语，却以万物的枯荣、风雪的雕琢，将生命的韧性与尊严，深深镌刻在每一寸岩层与草木之间。

人类未来的理想家园
和谐幸福的生活家园
天人合一的生存家园
净化心灵的生命家园



五色海

【第1208期】